



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的驱动因素

作者：[Mai Chi Dao](#)、[Mitali Das](#)、[Zsoka Koczan](#) 和 [Weicheng Lian](#)

2017年4月10日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的几十年中，许多国家的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都基本稳定，但此后该比重却一直在下降。2017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的[第三章](#)发现，这一趋势是由迅速发展的科技和全球一体化推动的。

当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即单位工时的产出数量）增速时，劳动力的收入比重就会下降。结果是，生产率增长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被资本获得。由于资本往往集中于高收入人群，[劳动力的收入比重下降](#)很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

劳动力收入比重的下降趋势

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收入比重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下降。该比重在 2008 年至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已降至 50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后也没有显著回升。与 1970 年相比，劳动力的收入比重已经下降了近 4 个百分点。

尽管数据有限，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力收入比重也有所下降。它们中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尤其如此。例如，在过去二十年中，尽管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劳动力收入比重仍然下降了近 3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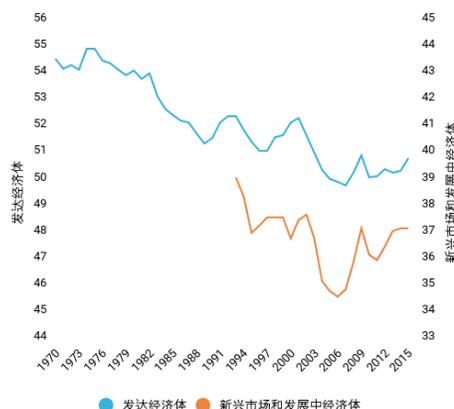
事实上，由于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依然不佳，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增长成果并未得到广泛的分享，这使抵制经济一体化的情绪上升，内向型政策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这种情况在部分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

我们在研究中深入讨论了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的表现和原因。

劳动者成为输家

许多国家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直在下降。

（劳动者收入比重的变化，以百分比计）



来源：基金组织201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技术：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收入比重的下降中，有一半左右可由技术的影响来解释。信息通讯的迅速发展，加之很大一部分工种易被自动化取代，共同导致了劳动力收入比重的下降。

全球一体化（其表现为成品货物贸易的发展、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全球一体化对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的贡献度估计约为**技术的一半**。由于参与全球价值链通常意味着外包劳动密集型工作，因而全球一体化造成了可贸易部门劳动力收入比重的下降。

不可否认，技术与全球一体化的影响很难明确区分，技术与政策和改革的影响也难以区分。不过发达经济体的研究结果是可信的。总的来说，技术和全球一体化能够解释德国、意大利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的近 75%，解释美国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的近 50%。

全球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有利

全球一体化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本与技术。全球一体化也提高了它们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从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使数百万人脱离了贫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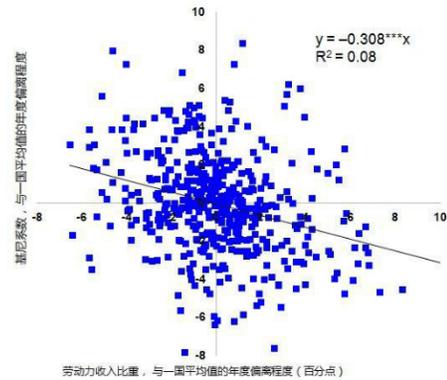
但这些因素也可能造成了劳动力收入比重的下降，这是因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被转移到了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经济活动中。我们发现，全球一体化以及（更具体而言）参与全球价值链是新兴市场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

不过，这种影响也可以被解读为是有利的：这是资本深化的结果，不一定会导致人员下岗或工资降低。例如，在土耳其，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了约 5 个百分点，这几乎全部是由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迅速上升造成的。

相比之下，技术进步在这些经济体中的作用很小。这是因为投资品相对价格的降幅较小，而可被自动化取代的工种比例也较低。

不平等加剧

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与不平等现象加剧有关。
(劳动力收入比重和收入不平等，以各国年度变化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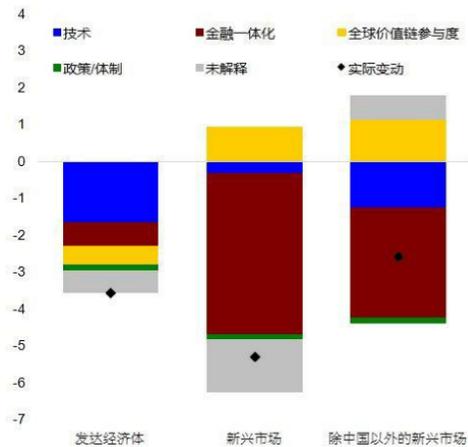
来源：基金组织201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
注释：***表示1%的统计显著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驱动因素

技术和全球一体化是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

(对劳动力收入比重总变化的贡献度，以与回归常数的偏离计)



来源：基金组织201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
注释：AE = 发达经济体；EM = 新兴市场；GVC = 全球价值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等技能劳动者收入比重的“空心化”

另一个重要的研究发现是：在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收入比重的下降中，中等技能劳动者收入比重的降幅十分突出。这些劳动者从事的许多工作，都被那些用于处理常规工作的技术所取代，这导致了高低技能工种的两极分化。

上述“空心化”现象也因为全球一体化而加剧，这是因为发达经济体的企业通过跨境价值链的参与能够获得更多全球的劳动力供给。

应对挑战

我们的结论认为，虽然技术进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推动全球繁荣的主要动力，但它们对劳动力收入比重的影响也给决策者带来了挑战，要求他们寻找能更广泛分享这些成果的途径。当然，各国应根据国情来设计具体的政策应对措施，且保证这些措施与该国的社会契约相一致。

本博客的第二部分将讨论劳动力收入比重中技能与行业的有关趋势以及可能的应对措施。我们还将详细介绍一个新的跨国指数，用于衡量可能被自动化取代的职业的比重。敬请关注！



Mai Chi Dao 是基金组织研究部开放经济处的经济学家。她的研究领域广泛，包括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并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这些领域的文章。此前，她曾在基金组织欧洲部及德国中央银行工作。她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柏林自由大学硕士学位。



Mitali Das 是基金组织研究部的主任助理。她共同主持了 2014 年和 2015 年《对外部门报告》的撰写工作，并曾在研究部开放经济处和多边监督处任职。此前，Das 女士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经济学副教授，并曾在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担任学术职务。她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



Zsoka Koczan 是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的经济学家。此前，她曾在基金组织欧洲部工作。在 2013 年进入基金组织前，她曾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工作。她的研究领域包括应用微观经济学、不平等问题和移民问题等。Koczan 女士拥有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Weicheng Lian 是基金组织研究部的经济学家。此前，他曾在基金组织欧洲部工作。他的研究领域是宏观金融学，重点关注房地产趋势和周期以及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他拥有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